

沉痛悼念本刊主编尚天裕教授 ——继承发扬尚天裕教授学术思想座谈会纪实(二)

房书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尚老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科这一学科的先行者,开创者和奠基者。大家已经对尚老的为人、做事、干事业作了全面评价和回顾,作为我们这些后辈既是一个业务的学习,也是一种道德的净化,确实很受感动。尚老一生中最光辉的也就是他为之献身的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得到了学术界广泛的认可。尚老在中西医骨伤科事业方面为我们的国家赢得了荣誉,也使世界骨伤科的患者得到治疗,恢复了健康,在国际的学术交流中取得很大成功,尚老不仅是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界的泰斗,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大家通过悼念尚老,使尚老的事业继续下去,使中西医结合事业,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在世界范围内更大的发扬和光大,尚老毕竟已经走了,我们缅怀尚老应该继承他未尽的事业,把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坚持到底。概括来讲有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提高临床疗效,培养高水平的临床医师。医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临床实践临床疗效是衡量我们的科学事业是否有效,是否能被认可的关键。在尚老的《尚天裕医学文集 1958—1991》中对临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多次提到,临床和理论文字的提高是相辅相成的,要从临床下功夫,要从临床培养一代名医,我们要缅怀尚老,把尚老的事业继承下去就要一手抓临床,一手抓人才,有这两个基本保证,我们这棵大树的根就会越扎越深,我们的源流就会越来越旺,我们的事业就会越来越发达。第二,就是要继承尚老的遗志,把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研究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下去。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悼念尚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悼念上,而是要把他的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悼念尚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事业再向前推进。现在中西医结合学科的研究过程中,我个人认为中西结合骨伤学科是中西医结合学科中发展得比较好的学科之一。全国几个骨伤科中心没有一个是单纯中医或是单纯西医,如山东、河南治疗断肢再植没有西医的现代医学技术手段是不可能进行的,但手术后能否成活就要用中医的方法。不但从表面上,从更深的理论水平上把它结合起来,中西医结合学者,尤其是尚老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是尚老以他毕生心血浇灌出来的中西医结合骨伤事业,我们应该把这门学科发展下去,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可能到顶峰,我们应该继承尚老的遗志,把中西医结合骨伤事业发展下去,尚老也就含笑九泉了。第三,科学研究一定要有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医学科学更是无止境的,如果总是守着原来老的东西不动,这门学科就会慢慢枯竭,逐渐没生命力,比如我们曾经支持创建的一些医疗中心,如果不向国内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那就会逐渐落伍被淘汰,一些老的中心现在在学术水平上,在科技进步方面已经比后来者落伍了,这说明创新的重要性。尚老一生就实践了创新的道理。《尚天裕医学文集》中在 1991 年前就有多次谈到创新的问题,向他学习,纪念他,一定要发扬这种精神,这样才能把中医工作、中

医结合工作,民族医学工作向前推进。尚老的去世确实是我们学术界,中医界,中西医结合界,乃至中国医学科学界的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后在我们的学术活动中,医疗实践中,要以实际行动来继承尚老遗志,可以说尚老永远活在我们的事业中。

姚乃礼(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教授)

尚老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楷模,是继承和发扬中医学术的典范,是我国著名的骨科专家,在临床实践中他深深感到医学发展的局限性,他亲自到各方面去学习走访,潜心的研究中医药学,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现代科学技术整理和发掘中医药学的精华,用中西医学之长,创立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治疗骨折的新方法,成为我国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奠基人。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创立,事业的发展和创新,不仅是临床经验的积累总结,更是理论的创新。中西医结合骨伤科治疗骨折新方法的创立,不仅改变了骨折治疗的传统观念,提高了临床疗效,而且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尚老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首先取决于他对中医药学的热爱和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的责任心,也来源于他的刻苦钻研以及他的创新精神。毛主席说:“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提高……”尚老以自己的亲自实践和辉煌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继承的关系,使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有效的医疗保健服务。尚老从实践上证明他是中医发展的典范,尚老是我院骨科研究所的创始人,为我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由于尚老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方面的卓越成就,为了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所以奉调来京,担任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建立了骨伤科研究所,并担任第一任所长,当时尚老已经年境花甲,仍然壮心不死,老当益壮致力于骨伤科研究所的创业和发展。作为骨伤科研究所的创始人,尚老无论从学术建设,临床工作还是人才培养,都在努力的工作着,使骨伤科研究所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建成了我们今天的望京医院。尚老十分关心中国中医研究院全院的发展,当尚老担任副院长时,正值文革之后,百废待兴,尚老以其杰出的学术造诣,为我院的业务建设和科研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尚老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医学家,他不仅以精湛的技术和卓越的成就贡献于祖国和人民,而且用他高尚的道德风范,教育和培养了年轻的一代,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尚老的高尚品德影响着代代一代的医护人员。他医德高尚,对病人视为至亲;他心胸宽阔言传身教,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他为人挚朴待人诚恳,虽然学富五车,但俭朴无华;他严格要求自己,敢于倾听,从不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他是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我们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尚老的逝世是我院的一大损失,也是我们中医药事业的一大损失,我们怀念尚老,纪念尚老,要学习尚老优秀的品德和高尚的

精神,学习和继承尚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要学习他在学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学习他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的刻苦钻研精神,继承尚老开创的中西医结合骨伤学科的事业,做好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工作,促进中医西医结合,努力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沈志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缅怀尚老生前为我国医学事业,为中西医结合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我认识尚老时间很长,已经有 29 年了,在他领导下工作了 17 年,回想起来,尚老好像还在眼前一样,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和尚老在一起工作的情况。

在 1973 年时候,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开办了 1966 年后的第一期西学中班,当时我参加了这个班,担任班长,班主任是董建华。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要到天津去学习,因为天津的天津医院、南开医院中西医结合骨科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在全国是有名的,也是我们西学中的同志学习的榜样和圣地。1973 年冬天,我就带着全体西学中的学员到天津,这是我认识尚老的第一次,当然以前对尚老的名声已经很了解,只是见尚老是第一次。尚老对我们中医研究院西学中学员很详细的介绍了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思想和一些做法,对我们西学中的所有学员影响很大,这样更坚定了我们学习中医的决心。另外这也是缘分,从此以后我的工作基本上和尚老在一起,包括现在一些工作思路也受了尚老的影响。1975 年 6 月,为了在全国推广冯天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的经验,周恩来总理决定在中国中医研究院举办学习班,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请尚老到学习班做教员,协助冯天有主任工作,冯天有是班主任,我是支部书记。在办班过程中,编写了第一本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英文教材和第一本中西医结合治疗软组织损伤的中英文教材,一共办了三期国内学习班和一期国际学习班。当时的学习班在全国影响比较大,也为后来的骨科打下了基础。

为了更好的把中西医结合骨科学术思想发扬光大,从 1975 年 8 月,尚老、冯天有和我开始研究成立一个骨科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卫生部做了许多工作,最后得到当时国家领导李先念副总理的大力支持,在 1977 年 11 月终于批准成立这个研究所。接着就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房子,就用捡的砖头、木棍搭起抗震棚(当时正值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成立了研究所的筹备处。尚老就一边忙着骨科所的筹备工作,一边还兼着天津医院的工作,可以说为整个骨科事业的发展,为北京、天津两个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筹备骨科所尚老付出了很多,很多。

通过这些事情,我想从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谈一谈应该向尚老学习什么?我想应该有三点:

第一:应该向尚老学习不拘一格培养年轻人,培养事业的接班人。这一点非常重要,中西医治疗骨折发展到今天很不容易,特别形成了一支遍布国内外的队伍,这是尚老,北京和天津的很多同志,全国骨科届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二:应该学习他对卫生事业的忠诚,学习他无私的奉献精神。他热爱骨伤科事业,特别是对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事业的发展有执著的追求精神,他的全部心血倾注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事业上。

第三:他严格的治学作风,严谨的科学态度,敢于探讨的精神,应该值得我们学习。这点在他近百万字的学术论著中得到充分表达。

最后我想说我们以后的工作任务还很重,责任还很大,国外的结合医学也搞得很多,进展很快。我们要向老一辈学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让中国的中医界,西医界,世界医学界来承认,使中西医结合骨科树立于世界医学之林。

李德达(天津市天津医院副院长,教授)

我对尚老的家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由于尚老的原因,使天津医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尚老的去世对我国的医学事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我有幸与尚老在天津医院共同工作了很多年,尚老担任天津骨科研究所所长多年,在与尚老共同工作的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想作为一名医生,特别是作为一位名医,他的贡献可能是造福一方,或是造福一些百姓。但是尚老,他在中西医结合事业上,尤其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上建立了一个体系,创立了一种学术思想,它不仅是造福于当代,更是造福于千秋万代。他的贡献是天津医院的,是中医研究院的,是中华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这一点毫不夸张。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医患配合的学习思想,在过去和西方医学是格格不入的,而现在西方的医学思想却在向这方面靠拢, AO 系统的固定原来非常强调坚强的内固定,坚强的外固定,但现在逐渐走到微动,与尚老所提出的动静结合的学术思想相吻合,这说明尚老的学术思想是很科学的,很有生命力的。我们运用现代科学的生物力学研究内固定和外固定,国外也在逐渐向这方面靠拢,向这微创或外固定的方向发展,与中医研究院和一些医院所作的外固定支架大同小异,走的是一条路,这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一条非常光明的道路,尚老开创的这项事业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尚老对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视,他已经是桃李满天下。尚老非常平易近人与我们关系非常亲近,师生父子般。我们见到尚老都非常亲切没有一点隔阂,并不觉得这样一位知名的专家与有很大的距离。尚老握着我们的手时,非常有力,感情非常真挚,体会非常深。所以对于尚老的学术思想,对于人才的观念,对于尚老做人的品格,我们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借此座谈会的机会以表示:我们天津医院以及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者一定要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将尚老的学术思想继承、发扬和光大,也让尚老在九泉之下放心。

丁继华(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原所长,教授)

尚老的大名在六十年代已慕名。1960 年我的上级医生从天津医院学习回来,我搞了一年的小夹板,如:治疗前臂双骨折,先用骨折垫分离;治疗股骨干骨折,一天要调整多次夹板的松紧度,这种治疗效果很好,病人非常欢迎,既避免了手术带来的痛苦,又减轻了经济上的负担。尚老的早期学术思想我有所领悟。我在 1983 年有缘分配来骨伤科研究所,直接聆听教诲。我与尚老的关系可以这样说,我以他为良师,他以为我是益友。所以在我两届担任骨伤科研究所所长期间的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帮助下开展的。尚老的许多学术思想还有待继承和发扬。尚老就是这样,无论是谁,无论是何动机,找他支持和帮助,只要他认为是有利于中西医结合事业,他是有求

必应。经我手与尚老共同合作过很多项目,如杭州,三亚,深圳,珠海,海城等,只要找到他,他就会认真参与,参加会议,提出建议。我的工作就是向他学习,但做得不够,我想尚老走了以后,我们这些作为学生的所要做的是继续向他学习,不能开完会就没事了。我所高兴的是尚老撒下了很多种子,等待开花结果。同时,我觉得我们要赞扬尚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体会很深,无论出差,还是在医院,还是在路上,无论认识不认识,无论他出不出门诊,只要有人拿着病历资料来求医,它都会认真地对待,之后还会提出意见或带着病人到门诊交待给他的学生,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所以我认为尚老走后,无论他的学术思想还是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都需要我们这些学生认真继承和发扬。

陈宝兴(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教授)

我们今天开座谈会,要把尚老的学术思想继承发扬,不要以为尚老已经做到了顶点,我们无事可做了,现在骨科的事情很多,我们后来人要继承他的事业。我与尚老认识是在 1956 年,我到天津医院学习骨科,当时尚老还没有搞中西医结合,是一名出色的骨科大夫,在一次做一例胸椎结核手术时,我做第一助手,亲眼见到他手术做得非常干净、利落。之后,尚老又搞中西医结合,非常成功。原来前臂双骨折治疗,用手术内固定,而他则开展中西医结合利用小夹板,后来在北京办学习班,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了骨研所,并且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内外宣传中西医结合。尚老的成就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第一名,希望大家能继承他,继往开来,再创辉煌。学无止境,科学的发展也没有止境,我们应该运用现代的科学理论将中医、西医好好结合起来。尚老故去,我真是从内心怀念他。尚老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我们大家的楷模,我们不但要向他学习,还应该创造更大的辉煌。

孙树椿(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教授)

大家已经对尚老的人品,以及他的医德医风介绍了很多,我想说的是我和尚老接触当中的一些小事,通过这些小事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回想我和尚老最初相识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在东直门医院骨科工作,跟随刘寿山老师学习,当时尚老搞中西医结合骨伤科治疗骨折已经相当有名气,而我那时只是一名小大夫,我没见他之前想他一定是一位非常威严的专家,但见面后发现他非常亲切,完全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记得当时有一名孟氏骨折的患者,这名患者是一名小提琴手,我们几次复位都不满意,当时尚老正好在北京,我们就请尚老去会诊,这例骨折复位难度很大,经过几次手法复位胳膊肿得很厉害,尚老见后说先抹药消肿过几天再来。于是,我们就用中药外敷,效果非常好,几天后肿全消了。尚老见后非常惊讶,就要看中药方,非常认真问这个药怎么会有这种作用。当时,让我非常感动,一个大专家非常认真地向一名小大夫请教。到后来我参加了第三期全国骨伤骨关节损伤学习班,在这次学习班的教学当中尚老提出让孙树椿大夫讲讲中药,我是学员就让我上台讲课,我非常认真地听,非常认真地记。这件小事我记得非常深刻。在以后和尚老更多的

接触中,我常听他讲他自己是小学生,尚老对中西医结合事业,对学术不断探索、精益求精的精神,我想这可能是成就他的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西医学习中医大夫中,有的人根本就不认真学习,没有体会到中医的博大精深,没有学进去,而许多中医大夫认为中医没有搞头却去学西医,去做手术。其实不应该这样,就从骨折这一点讲,我们尊敬的尚老,他作为一名西医专家认真学习中医,把中医的精华提取出来上升到理论推向世界,打破了世界上对骨折治疗的传统观念。对骨折的治疗我们中医一直是功能对位,相对固定,而西医则是解剖对位,绝对固定,到底哪个好。西医的学术思想是占统治地位很难打破,包括国内很多西医也还是这个观点,而尚老去向全世界讲这个观点,以改变原来的观点。前些日子友谊医院骨科的罗先正教授到洛阳讲到现在世界骨科的新进展提到了这些,我说这就是我们中医的相对固定观念,现在世界上也已经承认了这一观点。我觉得悼词和生平中写得很好,尚老对我们全世界全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基于认真学习中医的,热爱中医学习中医,把中医的东西提高到理论上作出的伟大贡献。尚老为中西医结合骨伤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垂青史,这是他一生不断进取不断钻研的结果,我们今天怀念他,就要学习他这种对事业无限忠诚,无限执着的精神,学习他那种孜孜以求的精神。骨伤科除了骨折外还有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拿颈椎病说,西医认为颈椎病不能用手法治疗,而我们用手法效果很好;他们认为创伤水肿不能用手法,而我们用了并且效果非常好。我们有我们的理论,这些方面还需要医务工作者不断努力来提高水平,提高技艺,上升到理论高度。尚老和我的老师刘寿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尚老常说中医是富矿是潜矿,有许多值得发掘的宝贵遗产,说明他真正认识到中医这笔宝贵遗产,学到了中医的精髓。尚老和刘老的关系非常友好,刘老在北京也是非常有名的专家,他和许多西医学专家关系都很好。刘老曾专门到天津去拜访尚老,这说明刘老非常尊敬尚老,而且两人是非常好的朋友。我认为我国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是很长的,中医里还有很多精华的东西还没有被发掘出来,尚老说中医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矿,中西医结合在骨伤科这方面大有作为,现在一方面要学习尚老的精神,另一方面通过悼念尚老,继承尚老的学术思想。最近中华中医药学会在拟定中医医师晋升的条例中,我作为我们学会的委员参加了讨论,拟定稿中要求骨伤科的主治医师要主刀做多少例手术,主任医师要做多少例,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合适,作为中医大夫手术可以做,但不应该作为晋升要求的条件,而应该在中医现代化上有所突破,我们中医并不是发掘完了,而是有很多的宝藏没有发掘出来。尚老一生就是在骨折这一个点上,因为他的执着做出这么大的贡献,那在其他方面还会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今天学习尚老应该继承他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把我国骨伤科事业做好,这才是我们对尚老的悼念。

(李为农 王宏 王玉曼 整理)